

古今說部林取書

第三集
五

中國圖書公司記發售

國學扶輪社原版

香艷叢書

都凡十八冊定價十二元

是書計分二十集，共訂八十冊，搜輯歷來
閨秀邦媛之趣史，香草美人之騷怨，間及
宮闈瑣事，詞苑叢談，有關一代人文之盛
衰者，靡不借鈔祕本，彙印成冊，莊諧共賞，
情文相生，而所選文體，亦皆落落大方，纖
不傷雅，既可爲遣興之資，復可得作文之
助，前由國學扶輪社印行，現由本公司發
行，如要裝箱，加價一元，惟須自取，不代郵
寄，此佈。

總發行所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和記
寄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

上海國學扶輪社
出版各書版權業
已完全售歸本公
司。該社出版各書
約分經、史、文集、詩
集、尺牘、叢書、數類。
大都爲古今名人
之撰著，實爲世間
希有之本。現由本
公司接續印行，兼
託各省商務印書
分館代售。此附告。

戲瑕

吳郡錢希言

毛嬙麗姬。人之所美也。魚見之深入。鳥見之高飛。此出漆園氏語。故唐人宋之間浣紗篇云。鳥驚入松蘿。魚畏沉荷花。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。至抱朴子曰。昔西施心痛。臥於道側。蘭麝芬芳。見者咸美其容。此又言色能感動夫草木。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。書固不可盡信哉。

拾遺記。禹導川夷岳。而玄龜負青泥於後。玄龜河精之使者也。龜領下有印文。皆古篆字。作九州山川之字。禹所穿鑿處。以青泥封記其所。使玄龜印其上。蓋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。梁簡文與蕭臨川書。必遲青泥之封。故今人直以青泥爲墨矣。

高唐雲雨。是先王楚懷事。楚襄雖夢神女。而賦中不言雲雨也。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。爲雲爲雨楚襄王。雲雨無情難管領。任他別嫁楚襄王。料得也應憐宋玉。只應無奈楚襄王。今來雲雨知何處。重上襄王瑋瑋筵。此類甚多。往

往誤稱。相沿不改。後遂爲填詞家借資。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王。便不成佳話矣。高唐賦中。且爲行雲。至今亦莫有稱旦雲者。看來古人下語練字。皆須韻數。不專以理勝也。又閱元微之會真詩。晨會雨濛濛。則不獨稱暮雨矣。

竹名龍鍾。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。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。然竹實有名龍鍾者。羅浮山第三十一嶺。半是巨竹。皆七八圍。長一二丈。謂之龍鍾竹。又石有名龍鍾者。漢武帝時。陽關外花牛津。得異石。長十丈。高三丈。立於望仙宮。名龍鍾石。

宋王微詠賦。而廣文選誤王爲玉。題作微詠賦。下書宋玉之名。王微乃南宋人。史具有姓名。宋人小說辨之詳矣。近眉公枕談。亦援其說。以爲疎謬如此。殊誤觀者。但余考宋書南史。並稱微少好學。無不通覽。善屬文。能書畫。兼解音律。醫方陰陽術數。爲文古甚。所著文集傳於世。其說如此。然時代遼遠。古人文字少傳。集中詠賦。未之詳核。乃唐陸龜蒙撰自遣詩二十二首。載笠澤叢書者。中一首云。月澹花間夜已深。宋家微詠有遺音。重思萬古無人賞。露濕清香獨滿襟。

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。不應託之聲詩。乃爾。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。然令此賦果出景玄手。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。無以加焉。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。凡國之將命遣使。往日奉命。來日復命。其稱謂有行李。左傳曰。行李之往來。杜預注。行李使人也。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。然杜氏未嘗誤也。乃是後人不究意理。誤以遠行裝束爲行李耳。觀隋江總有辭行李賦。則行李爲行使亡疑矣。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。酒家與千日酒。三年已。莖開棺復醒。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。此載博物志。諸書可考。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之談。以酒家主人爲狄希。以沽酒者爲姓玄。名石。讀之真可絕倒。其非千令升筆斷無疑矣。梁權貴讀誤本。蜀都賦注解。蹲鴟芋也。而爲芋字。後有人餉羊肉。答書云。損惠蹲鴟。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。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。卽是著毛蘿蔔。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。一出譚賓錄。並足軒渠滿朝。貽笑千古。索虜託跋燾登鄒山。見秦始皇刻石。使人排倒之。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。以余考之。秦有嶧山碑。泰山碑。胸山碑。之罘碑。琅琊碑。並李斯籀文。而未聞鄒山有

秦皇石也。豈亦所謂沒字碑耶。聞山東鄒縣。今有嶧山碑。翻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。

魏高僧支謙。博覽經籍。兩眼多白而睛黃。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。形軀雖細。是智囊。按晉支遁字道林。世稱林公。亦稱支公。亦稱支法師。亦稱林道人。亦稱林法師。未嘗呼郎也。然則支郎之名。終當屬北地道人耳。

南齊蕭繹等。謀廢鬱林王。領兵入宮。出西弄殺之。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。又洞庭山有風弄。嚴陵灘有風七里。無風七十里。土人謂之瀧。或訛爲籠。余以爲皆非。必當從此弄字。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。似未嘗考。故因循其舊說耳。或以術字當弄字者。恐誤。術卽巷字。楚辭家衡家巷也。楊子一闕一巷也。

梁簡文樂府。有愛妾換馬。樂府解題曰。愛妾換馬。舊說淮南王所作。疑淮南王卽漢劉安也。古辭今不傳。後閱獨異志。載魏任城王曹彰。性倜儻。偶逢駿馬。愛之。其主所惜也。彰曰。余有美妾可換。惟君所選。馬主因指一妓。彰遂換之。馬號曰白鶴。後因獵獻於文帝。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。乃宋人詩話。却指鮑生以

四粒換章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。是開成後事也。何其謬歟。簡文樂府結語有眞成恨不已。願得路傍兒。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。言傍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。而唐人張祐詩結語翻案最佳。恩勞未盡情先盡。暗泣嘶風兩意同。可謂脫胎換骨。

身不出樽俎之間。而折衝千里之外。韓詩外傳注曰。衝。衝軍也。謂敵設此以臨城。大臣謀于廟堂。遙以折之。按風后握奇經。天地之前。衝爲虎翼。風爲虵蟠。圍繞之義也。天地之後。衝爲飛龍。雲爲鳥翔。突擊之義也。大地風雲龍鳥虵虎。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。後代陣法皆出乎此。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。乃漢公孫弘所解。豈注韓詩者未見其書。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。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。折衝中郎將。燕慕輿根爲折衝將軍。隋沈光爲折衝郎。唐有折衝府。唐人田司馬爲長松府折衝。名各不同。

三公象五岳。九卿法河海。三公象三台。九卿法北斗。春秋漢舍孽載此。今世獨尙書稱北斗。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。

玉笑零音

錢唐田藝蘅

鵬運扶搖。不知遊于天外。蟲逃縫絮。不求出乎禪中。居化有宜。適真各得。華渚流虹。虹非淫氣。有窮射日。日豈陽精。

柱梁衣繡而士寒。咎犯切中晉文之病。鼠壤餘糧而妹棄。成綺奚知李耳之仁。心全者以身爲朽骨。神超者以心爲死灰。魄玄合者以神爲礙影。

神龍無鰕卵。靈鳳無孽雛。白狗不能產騶虞。黃狼不解變天祿。

禦寇好游。壺丘曉之以內觀。宋輕好游。孟氏語之以尊德。德尊則高而俯物。觀內則明而燭人。

酷刑爲櫛。則熾落黔黎。巧譖爲鈎。則魚餒臣妾。故聖王櫛之以禮。梳之以樂。釣之以義。網之以仁。

上善若水。有時而作惡。貞心如石。有時而目開。是以怒動情瀾。喜開欲竇。詩人以素餐爲譏。商君以荒飽爲懼。

使勲華而爲巢許。則丹商之惡不彰。使癸辛而爲輿臺。則禹湯之澤不斬。

雷無偏擊。日無私燭。使編首而擊之。則豐隆亦褻矣。推戶而燭之。則羲和其勞乎。擊因邪。召燭以虛來。虛納天光。邪基天戾。

伊伊亡而沃丁葬。以天子之禮。周公封而成王賜。以天子之樂。棄天下尙爲斂。屢假禮樂。豈爲虛文。生前名器。或惜繁縷。死後功勲。何難隧道。

心如天運。謂之勤心。如地寧。謂之愼。天匪勤。則不能廣運。地匪愼。則不能久持。乾之自強。天心也。坤之厚載。地心也。

忘名之士。能棄萬乘之君。好名之人。能輕千乘之國。陽驕迎吏。宓子爲之長揮。猛狗齕人。韓非因之並歎。景陽入井。麗華逐。狎客何在。庭花空。匡山蹈海。白鵬從。丞相猶存。衍義進。君臣兩失。禽色同荒。

士苟潔心。無假浴于江海。女能飭體。何必競其黛朱。觀文未及。李生歎。愈老不休。韓子悲。

劉累豢夏后之龍。孔甲醢鱗而龍逝。孟虧馴虞氏之鳳。夏民食卵而鳳翔。

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。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。以軒乘鶴。衛國謂之不君。以車載獫狁。周家名爲賢主。女冠男冠。妹喜亡國。男服女服。何晏喪軀。子雲注情于絲竹。非楊莊無以上宣。相如立譽于子虛。非楊意莫能自薦。師開鼓琴。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。子野吹律。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。

女樂歸而魯削。巫音作而楚衰。漢飾伎以祭郊。唐藉倡以供御。尙父戒罔念。魯叟悔徒思。惟克乃作聖。非學亦成章。果有人面之名。仁者不餐其肉。里有狗塋之號。孝子不瘞其親。

梁山壅河。三日不逝。晉景公素縞哭之。而水流。海潮擊岸。百里爲墟。吳越王強弩射之而潮息。是伯繇之智。不及于輦夫之言。而神禹之功。僅等乎鐵箭之力。鮑魚小鮮。呂涓不登于太子。邪蒿惡菜。邢時不進于儲君。爲傳者貴謹其幾微。養德者在慎其飲食。

師寒而楚子拊之。三軍暖如挾纊。兵渴而曹操譙之。萬衆津若餐梅。

董仲舒睹重幣之鳥。劉子政曉貳負之尸。實沉臺台。非鄭僑之博物。不能言。龍見絳郊。非蔡墨之明占。莫能禦。雖稟生知之質。亦資好學之功。

隼雖鷙。不能以攫鳳。虎雖猛。不能以搏麟。

王道通衢也。伯道支徑也。三代以上由通衢。其功緩。三代以下由支徑。其效速。噫。通衢日荆棘矣。

耕男之職也。今之業耕者。毀其鋤犂而誨其子以盜。織婦之事也。今之業織者。棄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。是何也。古之耕織也。得飽煖。而今之耕織也。饑寒困之矣。耕織反不若淫盜。噫。是孰使之然哉。文王伐崇而韞係解。自結之而弗役。其所與處。君道也。武王伐紂而韞係解。五人在前而莫肯結。臣道也。周之君臣兩得之矣。自是而下。君將自結邪。臣將結之邪。一舉足而見之矣。

楊朱泣歧路。阮籍泣窮途。一以悲道之多端。一以悲道之不達。周監于二代。郁郁乎文我。吾從周。殷已慤。吾從周。然則文果勝慤矣乎。慤慤殷之初也。文非之周末也。

楚莊納伍胥之諫。而罷淫樂。齊威悟淳于之諷。而行誅賞。易曰。冥豫成有渝无咎。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也。名之曰莊威。不亦宜乎。

龍負夏禹之艇。卒治水而窆衣。蛇遶衛君之輪。遂投殿而伏劍。

陽君道也。故尊而難對。陰臣道也。故卑而喜應。九疇之凶。生于對寄也。八卦之吉。生于應偶也。

風行天上。動萬物者莫疾乎風。水行地中。潤萬物者莫疾乎水。故生者之擇居。死者之擇穴。皆莫離乎風水也。

治世不能無淫祠。正人未嘗有淫祀。

潮汐之盛縮。因月之盈虛。古語如是。誰則驗之。吾觀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。蓋魚鰕水畜也。水者月之液。月者水之精。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。

管晏之文。無鹽醜女也。雖醜而有益于國。莊列之文。西施美婦也。雖美而無裨于世。

文勝而周衰。清談而晉敗。道學盛而宋亡。國無實也。拘儒不可與談。玄腐儒不

可與論道。

鰲戴山而水居。螳負粒而陸遊。大小之樂均也。蛇委腹而緩步。螭百足而疾行。有無之勢一也。孰重孰輕。孰多孰寡。孰勞孰逸。理之各足焉耳。

天本明。雲蔽之心本明。欲蔽之雲散。欲消天心同澈。雲錮欲鉗天心同閉。

鸚鵡之勇能奪菓。第貽竊位之耻。蜉蝣之智能轉丸。卒蒙穢飽之差。泰伯逃荆夷。齋采薇。醺此故也。以人治人。孔子之教也。以心印心。佛氏之教也。聖人見道不遠人。故曰道不可須臾離。可離非道。至人見道不外心。故曰離道別覓道。終身不見道。人即心也。心即人也。夫道一而已矣。

禽之集也。翔以擇木。獸之走也。挺以擇蔭。人之處也。審以擇居。翔以擇木。可以遠矰弋。挺以擇蔭。可以遠陷穿。審以擇居。可以遠刑辟。

惡土雖善種不生。善土雖惡種不死。良農擇地而種。良士擇人而施。

智者之納言也。如以水沃燥沙也。昏者之拒諫也。如以水潑鎔金也。以水沃乎燥沙。吾見其順受矣。以水潑乎鎔金。吾見其騰沸矣。非水之異也。投之非其所。

也。非辭之殊也。告之非其人也。

有千里之馬。而無千里之御。不能獨馳也。有千里之御。而無千里之芻豢。不能久良也。善其芻豢者。主也。善其御者。牧也。如是而不千里。非騏驥也。

忍大師曰。死生大事。禹曰。生寄死歸。莊周曰。生浮死休。知其爲大事。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。知其爲寄歸浮休。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。如是可爲了死生者。

蠡斯春黍。雖不足以濟饑。而情農媿矣。莎雞促織。雖不足以濟寒。而懶婦驚矣。丹鳥挾火。雖不足以濟昏。而暗行懼矣。嗚呼。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。沉檀之木。不適用於稗生。豫章之材。不可琢于既朽。何則。物有不同。時有所宜也。虎豹驅羊。孰不憐。豺狼驅民。孰能慙。

罪春秋于當時。仲尼不得已也。期于雲于後世。楊雄其如何哉。

雖有金鐘。擊以金槌。其聲必裂。雖有仁主。輔以仁臣。其治必弱。扣金鐘必以木。鉦。佐仁主必以義士。權會莊誦易卦。而卻乘驢前後之鬼。徐份詭誦孝經。而愈

陵父危篤之疾。

會北齊人份陳人

猛虎之勢。奮于一撲。三軍之氣。作于一鼓。

麒麟麋鹿。有角同也。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解角。君子小人。有心同也。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。繩之生也。曲其用也。必直人之生也。直其用也。或曲。

衣錦食鮮。非所以延年。服粗餐糲。聊可以卒歲。

句踐鑄金千少伯。君子謂之貌臣。貫休鑄金于賈島。君子謂之心師。

王右軍之書。五十三乃成。高常侍之詩。五十外始學。阮籍之放。見稱于司馬。嵇康之和。致忤于鍾會。晉公之度。征西之禍。于此見之矣。

蘿薦依松林。可以延百尋。青蠅附驥尾。可以致千里。其爲依附則得矣。而如仰高居後何哉。

堯舜之愛身。甚于愛天下。故讓天下于許由。務光而不恡。許由務光知其害。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。堯舜之愛天下。不如愛子。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。朱均非不肖也。何以故。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。不賢而忍之乎。舜禹不知其害而受。

之天下。故有蒼梧會稽之禍。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。不得死于中國而死
于四夷。

展禽忍于三黜。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。屈原甘于九死。在今人則爲之病狂
喪心。

吳起吮一人之疽。而鄰敵却。段熲裹一人之瘡。而西羌平。子罕哭一夫之亡。而
宋國安。私恩小惠。三代以下皆是道也。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。

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。扁鵲識之。秦孝王崔妃入于靈府。許智莊識之。非察其
疾也。乃診其心也。

欒布祠彭越。不忘奴主之情。廉范歛廣漢。實切師生之義。

良匠之目。無材弗良。聖主之目。無臣弗聖。非材之盡良也。大小各有所取也。非
臣之盡聖也。內外各有所用也。

雞鶩雄峙。犬猛專牢。強弱之不敵也。螳勇兼埴。蜂策攻窠。衆寡之相凌也。據勢
以獵。馮力以角。其諸春秋戰國之君乎。